

# 爭取零工權益

## 巴塞隆納外送員自組 Mensakas 平台合作社

黃郁齡

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，外送平台滲透率由 2019 年初的 0.24%，至 2020 年 4 月份創下 2.79% 的歷史新高。帶動台灣外送平台消費金額，2020 上半年同期成長近 300%、單季消費金額也首度突破 30 億新台幣、單季消費筆數超過 1,500 萬筆。像是魔法一樣，對著螢幕用手點幾下，各式各樣的食物就會自動送到你眼前，現今已經是全球城市以至台灣人的日常，物聯網的發展還在進程，卻已經全然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消費習慣，甚至許多人的維生模式。

根據 2019 年勞動部估算，目前國內約有 8 萬名外送員，單登記在 Foodpanda 及 UberEats 旗下者就有 5 萬人。2019 年 10 月，4 天內 3 起外送員的交通重傷甚至致死事件，讓外送平台與外送員的僱傭關係議題成為焦點，勞動部隨即大動作裁決外送員與食物外送公司間為僱傭關係，必須提供員工保險、職前訓練等。無獨有偶，目前市佔率最高的 Foodpanda，開始每半月調降外送獎金，引起全台各地外送員發起多次罷工。

事實上，號稱「共享」、「雙贏」的平台經濟在全球部署的掠奪策略並不單只發生在台灣，而群起團結爭取零工權益的運動也已經展開多時。

### ◆ 平台經濟是全球的，勞工捍衛自己勞動權益也是全球的

那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夜晚，巴塞隆納下著暴雨，光是騎車都很危險，全身淋濕的食物外送員提奇·布拉西（Txiki Blasi）盯著手機上外送服務的應用程式仍然跳出一個個訂單，卻不見這個「數位老闆」對眼前的情況給出一點指示，它們沒說：「這很危險，我們必須停止工作」，它們什麼也沒做。

隔天早上，住在同一區的提奇與努莉雅·索托（Núria Soto）問候對方昨天的情況，想著應該做點什麼，所以他們留下對方的聯絡方式，一個接著一個，外送員們以 WhatsApp 和 Telegram 創立群組開始建立聯繫管道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工人們連結就從這裡開始。

堅持到最後、參與最深的那群人當時也

## 2021 合作社事業報導

預料不到，從熱愛騎單車所創造的街道生活出發，結合「數位平台」與「合作經濟」，3年之後他們能自己創立「Mensakas」這個勞工自主的外送平台合作社。

### ◆ 這個世界的擁有者，是誰？

2019年，紐約新學校聚集了自2015年以來全球投入平台合作主義（Platform Coop）的學者、行動者、勞工、設計師、工程師，這年平台合作主義大會主題是「誰擁有這個世界（Who Owns the World）？」

歷史上，尋租者是從土地，能源或水等重要資源的使用中獲取財富的個人或公司。如今，一種新的尋租主義形式已經佔領了一種資源，該資源有望實現歷史上最大最快的財富積累：數據。隨著手機與行動網絡問世，網絡早已成了新一輪的商業戰地，透過數據運作的演算法則成為平台勞工的新老闆。

發起者休茲（Trebor Scholz）在開場的分享中提到，現在這個聯盟就像一個社區建設中心，透過與不同的學術單位合作，建立出一個共享平台，找到這個生態圈的共同需求。透過政策小組，向政府提出建議。成立合作數位經濟研究所，開設線上課程，預計發佈區塊鏈，開發如何擴大規模、如何籌措資金等課程，讓全世界相關領域的從業人員都能使用。

會議中關心外送員權益的，有來自法國的 Coop Cycle 團隊（<https://coopcycle.org/en/>），也有來自英國與泰國的外送工人，聚集於此互相交換心得，尋求解決現況的方法。巴塞隆納的 Mensakas 合作社是其中一組參與年會的團隊，奧里爾·阿爾法布拉（Oriol Alfambra）過去在唸書時曾經是個服務生。提奇·布拉西（Txiki Blasi）在讀戲劇、也做過廚師等等的打工，努莉雅·索托（Núria Soto）在研讀新聞媒體，他們都曾經是戶戶送（Deliveroo）的食物外送員。

提奇說自己讀書的時候喜歡騎車，講到由人們所組成的街道生活，他的眼睛閃閃發光，「但這也是平台之所以被稱為創新的原因，我們開始為國際公司工作，他們來到當地以數位平台的形式，開始提供自僱者工作，並且他們開始出現在市場上，建立不穩定（Precarious）的系統，改變了為他們工作的人。」

外送平台公司營造情境，讓接案外送像是一場遊戲或賭博。規避僱傭制讓受雇者自擔風險，並設計相互檢舉的制度，讓工人彼此成為競爭對象，同時以高額獎金吸引勞工加入，再逐步降低獎金與優惠，這些手段已經是平台資本主義的全球套路。

「公司開始控制我們，我們從完全不懂任何關於勞工權益的東西，開始研究並學習後，了解到我們必須是這間公司的勞

工，出意外的時候需要有保險，以保護自己的權益，依照之前的情況，如果明天你不幸摔斷一條腿，公司只會對你說：『很好，因為你是自雇者，再見。』」

#### ◆ 自己的權利自己爭：Riders x Rights

與台、港似曾相似的历史背景，造就了巴塞隆納獨特的政治基因。近代的巴塞隆納仍存在著許多暴動與抗爭，例如爭取政策未來的走向以及爭取投票權的抗議活動，還有關於加泰隆尼亞地區是否歸屬於西班牙政府，因為在早期，西班牙還有國王，就跟「冰與火之歌」裡面演的一樣。而這個抗爭目前仍在持續。人們因為發起公投而被抓去坐牢，還有人被當作恐怖份子而遭到起訴，即便他們只是在捍衛公投的投票所而已。（下圖 1 呈現大約 80 年前的巴塞隆納。）



圖 1 外送公司戶戶送解僱的工人組成了自己的合作社（LABOURNET TV）  
（資料來源：<https://en.labournet.tv/fired-deliveroo-riders-found-their-own-cooperative-barcelona>）

1936 年的西班牙革命就發生在巴塞隆納，所有的工廠主人大老闆都離開了巴塞隆納，去投靠法西斯主義的集團，工人們於是獲得工廠的掌控權，將工廠改裝成製造武器的生產線，並用製造的武器來打擊法西斯主義。所以這就是 Mensakas 平台合作社的起點，也是創辦協作平台的發源地。

在西班牙作為一個自雇者，必須要付出高額的稅金，而且這個稅金還在不斷逐年增加。提奇與努莉雅住在同一區，從工人間的群組開始，創了一個又一個社群，留到最後的那群人，組織形成了「Riders x Rights」平台。當這群爭取主權的外送工人剛開始尋求工會協助時，工會並不知道要將他們安置到哪個分類，最後找到了加泰隆尼亞跨行業另類職業工會（iAC，Intersindical Alternativa de Catalunya）。

「他們幫我們創建了一個群組，並開始跟他們合作。」奧里爾開始處理工會組織的合作，並開始寫下一些訴求，「我們開始對同事們一對一的詢問他們的想法，看他們是否同意這些訴求，去要求公司爭取改變，我們知道如果想要達成這些訴求，勢必需要去罷工抗議，工人團結才有勝算，罷工是有風險的，首先你可能會拿不到薪水，第二你可能會失去工作。」

他們知道有些人會避免去做這些事，所以那非常重要，就是要團結起來，當這群

## 2021 合作社事業報導

人把訴求信寄給 Deliveroo 之後，公司並沒有對此正式作出回應，理由是：「因為你們是自僱者，所以你們跟公司之間並沒有勞雇關係」。



圖2 Mensakas 平台合作社成員（黃郁齡提供）

### ◆ 外送勞工的勝訴

2018 年，巴塞隆納法院判出決議，這群外送工人贏了與外送公司 Deliveroo 的集體裁決－公司當初的惡意解雇無效，他們不得不重新接納這些工人，支付他們每月的工資，但拒絕他們繼續工作。

「2016 年我們正式提起針對 Deliveroo 解雇我們的訴訟，有些工人不敢加入，因為他們也怕失去工作，經過兩年的審理程序後，我們贏了這場訴訟。」

提奇說：「這場訴訟能有好的結果，一部分在於我們很幸運遇到好法官，他非常清楚工人在這個狀況下所遭遇的問題，工會也在背後提供諸多協助，他們把我們所

提出的訴求放到審理過程中，並且表明公司需要僱用我們成為正式員工。」

「但公司並不想，因為公司認為如果要僱用我們就要透過合約，但事實上他們又說我們是自僱者。所以公司說，我們會付給你薪水，但你們不要工作。現在他們每個月必須支付 400 歐元的薪水，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情況。某種情況下你可以說 Deliveroo 幫我們出了來這裡開會的機票錢，他們付給我們像在正式雇員的薪水，他們必須承認我們就是公司的員工。」

### ◆ Mensakas 的誕生與成長－永續與民主的商業模式

Mensakas 這個名字其實是西班牙工作（career）的俚語。在罷工之後，這些車手之間開始互相認識，而提奇、努莉雅、奧里爾等人決定當發起人，「我們對商業運作沒有經驗，我們只是勞工，但盡力去做我們可以做的事情，盡可能有效率分各個不同的部門，用來開發 APP，很快就進入了市場，我們必須自我組織，開始做一些公眾工作並制定計畫，透過群眾招募得到 6,000 歐元作為開始的基金，接著我們發展出命名、品牌，商業策略等等，建立了數位的平台。」

他們坦言過程都是在錯誤中學習，還好這一路上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，最後了解，盡量保持開放性是很重要的，「處理



具有公益的財務很困難，要賺錢也很困難，我們開始僱用一些人，並在過程中慢慢了解如何運轉團隊，但剛開始的基金很快就要用完，我們就在『到底要怎麼做』的過程中慢慢完成這些工作，過程需要去組織、去運作部門、處理人與人的關係。」

Mensakas 平台合作社不只希望建立勞工自主的合作平台，同時設計許多有益於更公平的機制，包含多付女性 5% 來彌補工資差距，透過重新部署運送路線，來確保碳足跡的降低等，現在 Mensakas 平台合作社共有 18 個工作夥伴，近期他們也申請巴塞隆納市議會對新創企業的支持計畫，將研發的應用程式正式上線。

#### ◆ 未來的挑戰

對於努莉雅來說，現在 Mensakas 平台合作社像是一個家庭，一個對抗數位平台經濟的解決方式，他們為了工會而戰，也為了自己的組織而做，能夠團結很重要。

其他與我們面對相同問題的人們也很重要。

提奇希望 Mensakas 平台合作社可以強大到在市場上具有競爭性，能夠幫助彼此，並且成為現況的一個參與者。「因為數位經濟他們會繼續把手放到各個地方，他們進入每個國家，想要改變法律，改變系統，破壞我們現在所擁有的，健康的公共系統必須要靠大公司付出稅金才能夠正常運作，但這些國際公司像是 Deliveroo、Uber 把他們系統放入每個國家，並且破壞了原本的勞工階級，只有原本就有資金的公司能夠玩這樣的商業遊戲，能夠真的賺到錢，就像我們進入了一個很科技的世界，在此時我們狀況成為數位奴隸，因為根本沒人在意你變得怎麼樣。」

「平台合作主義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與者可以變成一個家庭，了解到自己並不寂寞，我們一同變得越來越強壯，我們可以對抗他們。」



圖3 Mensakas 平台合作社之零排放貨運自行車



圖4 Mensakas 平台合作社提供更公平之機制



圖5 疫情下 Mensakas 平台合作社之送貨情形

### 參考資料

勞動部 (2020)。食品平台外送員勞動權益保障專區。資料來源：<https://www.mol.gov.tw/topic/42040/>

Mensakas (2020)。Mensakas • APP de comida a domicilio responsable。資料來源：<https://www.goteo.org/project/mensakas--app-de-menjar-a-domicili-responsable>

Laura Cruz (2020)。Núria Soto: “A

Deliveroo no le interesa que digamos que nos tuvo que contratar”。資料來源：<https://www.elsaltodiario.com/precariedad/nuria-soto-a-deliveroo-no-le-interesa-que-digamos-que-nos-tuvo-que-contratar>

Ryan Hayes (2019)。Worker-Owned Apps Are Trying to Fix the Gig Economy's Exploitation。資料來源：<https://www.vice.com/en/article/pa75a8/worker-owned-apps-are-trying-to-fix-the-gig-economys-exploitation>

READr (2020)。記者來當外送員：開箱美食外送秘辛。資料來源：<https://www.readr.tw/project/food-delivery/order1>

胡禮云 (2019)。勞權妨礙創新？外送員勞資爭議如何解？資料來源：<https://www.civilmedia.tw/archives/91626>



Mensakas 平台合作社

地址：Vía Laietana, 57, 4t 4a 08003,  
Barcelona, Spain

網址：<https://mensakas.com/>

〈本文作者黃郁齡係藝術行動者與跨領域藝術創作者，綠活勞動合作社社員〉